

学人文集

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论文精选

【陶瓷卷·考古卷】



上海博物馆
Shanghai Museum

学人文集

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论文精选

陶瓷卷·考古卷

责任编辑：王 彬 陈 凌

编 辑：刘 婕

技术编辑：钱勤毅 张伟华

封面设计：姚伟延 张晶晶

《学人文集·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论文精选》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维达 包燕丽 李维琨 吴来明 宋 建
陈克伦 陈燮君 陆明华 单国霖 周 亚 胡 江

序

2012年为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

回望一甲子的历程，几代上博人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在文物的征集、保管、研究、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逐步确立起了上博以学术立馆的宗旨。在这过程中，每一步的前进都离不开前辈们的努力，凝结着先行者的奋斗。

作为对60周年的致敬，我们感到，有必要对上博学人一路走来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深的突破和更广的拓展，于是有了这套《学人文集》。全书共收录百余名作者的代表性论文，时间跨度五十多年，内容涉及青铜、陶瓷、书画、考古、工艺以及博物馆学、陈列设计、社会教育、文物保管与科学保护等多方面主题，全面展示了上海博物馆在文博领域内不倦探索的足迹和薪火相传的坚守。

60年的辉煌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而收获的果实，更是今天的上博人抖擞精神、整装出发的新起点。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在保存、继承、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在文物博物馆研究领域内争取更多的果实，努力为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

2012年11月

目 录

陶瓷卷

托普卡比所藏元青花瓷的比较研究·····	汪庆正	3
从上海博物馆的几件藏品看宋代釉上彩·····	尚业煌	15
“秘色瓷”数得·····	程方英	19
青花的表现技法·····	周觉民	22
陶瓷枕略论·····	范冬青	28
清初景德镇御窑厂成因考——兼述顺治至康熙前期官瓷的烧造·····	陆明华	53
明洪武朝景德镇瓷业和瓷器研究·····	陈克伦	75
浙江大窑枫洞岩明初龙泉窑场性质的探讨·····	周丽丽	119
唐代金银器对陶瓷造型影响问题的再思考·····	张 东	138
谈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	李仲谋	160
对明末清初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再认识 ——试论“转变期”或“过渡期”提法的局限性·····	彭 涛	185
陶瓷腰鼓考·····	叶 倩	200
明代中期龙泉青瓷外销初探·····	陈 洁	220
鹧鸪斑研究·····	陈文平	233
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	宋 建	249
河北定州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	杭 侃	260
浅绛彩瓷 气韵脱俗·····	丁叙钧	268

考古卷

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迹象·····	黄宣佩	275
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	孙维昌	283
齐家文化玉器考察及馆藏吴大澂玉器的文化归属·····	王正书	297
良渚玉戚研究·····	张明华	317
良渚文化的用玉与等级·····	宋 建	333
上海明代墓葬形制初探·····	何继英	346
上海地区出土墓志概述·····	周丽娟	376
“石犁”辨析·····	季曙行	386
文化生态史观视野下的文明化进程——中原地区与太湖地区的比较研究··	陈 杰	404
好川墓地社会结构分析·····	翟 杨	419
龙虬庄遗址墓葬头向新解·····	黄 翔	449
性别考古视野下的崧泽文化——以崧泽遗址为例的初步探讨·····	王建文	454
礼乐制度和城邦制度·····	宋明明	462
马勒住宅建造始末·····	谭玉峰 李孔三 陈 平	473

陶 瓷 卷

托普卡比所藏元青花瓷的比较研究

汪庆正

一

中国从距今三千多年前出现原始瓷器以来，一直以青瓷为主，景德镇青花瓷生产不久以后，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青花瓷才逐渐取代青瓷，在中国的瓷器生产中处于牛耳的地位。

人们对于元青花瓷的认识，以前是知之不多的，但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专业工作者，在各个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藏品以及世界各地遗址和中国国内窖藏、墓葬资料的出土品陆续发表后，对于元青花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这主要集中在元青花的起源、所用钴料的产地、元青花瓷的类别、是否承认唐青花瓷和宋青花瓷的存在、元青花瓷的不同销售市场、元青花瓷的器形和图案内容以及元青花瓷和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影响等等。

对于上述各方面课题研究看法，有些是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共识的，但也有观点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商榷。本文当然不可能涉及这么多的问题，而只是就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元青花瓷结合作者接触到的一些材料作一个比较研究。

二

完整的典型元青花瓷（亦即所谓的至正型元青花，应指纯净的透明釉和青花色泽鲜艳，图案花纹精细而不包括青白釉釉下青花及销售东南亚市场的那批青花色泽比较灰暗，图案较粗的小罐之类和国内市场的一批小型日用器）最主要的公私收藏大约有以下几处：

1. 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馆的收藏。目前已出版最完整的著作有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6, 发表元青花瓷达40件。无论从数量上说或从质量上看都是全世界第一大收藏。

2. 原伊朗阿特别尔寺（现在德黑兰）的收藏。1956年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1], 该书发表的元青花瓷计有圆口大盘10件（口径为40.5—46厘米），葵口大盘9件（口径为40—57.5厘米），敛口大碗1件（口径37厘米），敞口大碗1件（口径30厘米），梅瓶4件（高39.5—43厘米），残口梅瓶1件，高颈罐2件（高45、40厘米），残高颈罐1件，圆口罐1件（口径33厘米），扁瓶2件（高36.5、38厘米），合计达32件。这是目前所知全世界公私单位中典型元青花瓷第二大收藏。

3. 中国内地收藏的情况：

（1）1980年江西省高安市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瓷19件，现藏高安市博物馆，这可以说是全世界典型元青花瓷的第三大收藏，其中高达47厘米的带盖龙纹高颈罐1件，带荷叶盖龙纹罐2件以及带盖梅瓶6件，都是在元青花瓷中不易多见的[2]。

（2）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发现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元青花、青花釉里红瓷和蓝釉金彩器9件，现分别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3]。

（3）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元大都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青花器，当然，其中包括较多破残标本，但十分重要，现藏首都博物馆[4]。

（4）近四十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元代窖藏，也有元青花零星出土，其中不乏佳器，特别如1985年江苏省句容市城东房家坝元代窖藏出土的一对龙纹梅瓶和一件龙纹纹饰特别大的带荷叶盖罐是比较难得的。

（5）此外，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兰浩特市博物馆，以及安徽繁昌、江苏溧水等等文物单位也有少量的出土品和传世品收藏。

4. 香港葛氏天民楼收藏的全部元青花瓷达20件以上，既有典型的葵口、圆口大盘，最大直径达49厘米以上，也有带盖梅瓶、鱼藻罐、大碗、玉壶春瓶和高足杯、盖盒等等[5]。葛氏天民楼的元青花收藏，可以认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收藏了。此外，在香港等各私家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收藏[6]，其中分别如金氏“静乐轩”的藏品

[1] Sotheby Parke Bernet, 1981年第2版，伦敦。

[2] 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市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文物》1982年第4期。

[3] 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

[4] 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元（下）》附表及图139、140、142，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5] 汪庆正、葛师科《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6]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Jingdezhen Wares The Yuan Evolution*, 1984.

等等^[7]。至于台湾地区,也有一些元青花瓷分散在各藏家,而鸿禧美术馆已发表的元青花瓷就有50.4厘米高的高颈罐等6件^[8]。

5. 日本完整的收藏除了少数私人藏家外,主要在各公私博物馆中,如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出光美术馆、松冈美术馆、梅泽纪念馆、掬粹巧艺馆、MOA博物馆、户栗博物馆等等。1985年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为纪念该馆开馆三周年,举办了一个来自日本各馆收藏的元青花瓷展,其中包括八角葫芦瓶、双龙纹扁壶、带盖高颈罐、八角梅瓶、各类罐、梅瓶、玉壶春及大盘、大碗等典型元青花器36件,可以说是日本的主要收藏^[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冲绳、福井、京都与和歌山等地虽也有元青花标本出土,但上述这些完整器,则主要是传世品以及日本收藏单位在世界市场上征集来的,包括进入国际市场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元青花瓷等。

6. 英国典型元青花瓷的收藏除了散见于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古玩商外,主要集中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和牛津大学阿希莫林博物馆、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等单位。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大维德基金会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的龙纹瓶,目前习惯上所说的典型元青花瓷,即是按这对至正十一年瓶的胎、釉质量标准,图案绘画风格以及青料发色的鲜艳程度而言的,因此,也有人直接称典型元青花瓷为“至正型”元青花。从数量上说,大英博物馆发表的典型元青花有10件左右,几乎是英国的最大收藏,其中的带盖龙纹梅瓶、缠枝牡丹及杂宝灵兽高颈罐以及孔雀牡丹罐等都是十分出色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的收藏虽然不及大英博物馆多,但它的龙纹壶以及蓝釉留白飞鸟图则是举世闻名。至于牛津大学阿希莫林博物馆陈列的典型元青花瓷就有6件之多,其高颈罐和竹石麒麟圆口大盘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收藏虽不多,但它的龙纹带盖梅瓶、莲池鸳鸯大罐、缠枝莲大型器座及敞口高颈瓶,似乎件件都是精品。

7. 美国的元青花除一些私人藏家和某些博物馆有少数收藏如克利夫兰博物馆、哈佛大学萨格拉博物馆等等外,主要在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早期以波士顿美术馆为最多,特别是戏曲故事图的大罐和梅瓶等,其中尤以《三国演义》三顾茅庐图的带盖梅瓶为著。至于大都会博物馆,则由于Stanley Herzman的捐赠,更丰富了它的元青花藏品(Suzanne G. Valenstein, *The Herzm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1992, Hong Kong)。

[7] Wang Qingzhe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eramics in The Jinglexuan Collection", *Serene Pleasure, The Jinglexu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Seattle Art Museum, 2000.

[8] 鸿禧美术馆《中国历代陶瓷选集》,1990年。

[9]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展览,1985年。

8. 欧洲其他国家元青花收藏的总量并不太多。如荷兰Napoli陶瓷博物馆的凤凰梅瓶十分著名。1987年11月5日至1988年2月15日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瓷器展,展出了国家陶瓷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四件元青花大盘,其中一件最大的直径达60厘米。(从图案看,也应该是出口中东的器物, *Le Jardin des Porcelains*, 1987。)

其他如荷兰Prin-cessehof博物馆等也都只是少量的几件 (*Asian Ceramic, Princessehof Museum Leeuwarden*, 1986), 而且很少有典型元青花。此外,目前欧洲最大的中国陶瓷私人收藏玫茵堂 (*Meiyintang Colletion*) 发表的元青花器有9件之多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1994)。

9. 菲律宾的收藏

(1) 需要说明的是,菲律宾多年来不断有元青花发现,但有一部分元青花已进入国际市场,因此目前仍留在菲律宾的已并不是当地出土和传世的全部器物。

(2) 在14世纪运至菲律宾的元青花瓷,似乎应该是菲律宾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从地理上讲,菲律宾不同于印度尼西亚,当时的苏门塔拉正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转口港,运到印度尼西亚的元青花瓷很可能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运到印度、斯里兰卡,通过印度洋运至中东和非洲。而菲律宾并没有这种转口的地理位置。

(3) 菲律宾庄良女士 (Rita.Tan)、Larry Gotuaco和Allison Diem三位合编的《菲律宾发现的中国和越南青花瓷》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Bookmark*, 1997) 一书,发表了菲律宾发现的主要元青花瓷,其中有多棱梅瓶、庭院莲池鸳鸯大盘 (48.7厘米)、荷叶盖鱼藻大罐,以及多件大盘、碗、玉壶春瓶、执壶、军持、高足碗、多穆壶、瓢形壶及执壶各类小罐等。但从整体发现的情况看,不见蓝地白花装饰的技法;不见印花与青花并用的技法;器物不见满绘和图案形的装饰;大盘中不见用如意头的开光装饰。所见的图案花纹,主要是鱼藻、花卉、飞凤、走兽,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庭院莲池的图案。

10. 印度尼西亚的发现和收藏

上面已经叙述过,印尼不同于菲律宾,印尼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转口港,除了供当地使用的部分,主要是转运到中东和非洲。在东爪哇 (East Java)、沙捞越南部 (South Salawe-Si)、中部和Maluku的Halmahera岛等各地多有元青花瓷出土,其中除了大量的非典型元青花的香料罐等小件器外,有极为精致的典型元青花瓷,如发现于Maluku、Halmahera岛,现收藏于雅加达国家博物馆的,口径达46.5厘米的杂宝,如意头开光大盘^[10],以及发现于沙捞越南部,现为Adam Malik藏品的莲池盘和

[10]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257 Jakarta, 1990.

军持等^[11]。由于印尼发现的元青花瓷除了部分为国家博物馆收藏外，大部分归私人藏家，因此也必然有相当数量流入国际市场，其中如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的双龙纹扁瓶即是从印尼流入市场的。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爪哇曾发现一片满绘莲花及典型葫芦形莲叶（仅获残片）的大盘残片，带有阿拉伯字母，它和原伊朗阿特别尔寺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萨格拉博物馆藏品中带有阿拉伯字的大盘相似^[12]。这说明，都是为波斯所定制的，而上述日本出光美术馆所藏，发现于印尼的元青花扁瓶，同样发现于伊朗的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更证实了印尼的转口地位。

此外，亚洲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都有少量的收藏。

三

在世界范围内，元青花瓷标本的出土除了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市生产元青花瓷的古窑址和北京元大都遗址外，在埃及老开罗的Fustat遗址、叙利亚哈马（Hama）和大片贫民窟以及红海沉船的发现和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亚非各地都有零星出土，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印度老德里Tughlaq宫殿遗址、黑水城废墟遗址、埃及福斯坦脱遗址和印度尼西亚爪哇王都遗址等几处。为了有助于对伊斯坦堡元青花的进一步对比研究，本文将简略地转述上述几处出土标本的概况：

1. 印度老德里Delhi位于印度德里直辖区，1912—1931年为英属印度首府。工商业中心，多寺院与古代建筑，Tughlaq宫殿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元青花瓷标本的一次重要发现^[13]。这次发现共有72件标本，其中44件青花盘、23件青花碗、5件青花瓷。没有瓶、壶、罐之类的琢器，看来都是宫廷的食用器。

在装饰方法上有白地青花、蓝地留白、印花与青花相结合，极为特殊的发现是有一件盘外壁蓝釉、盘内壁青花莲瓣和菊花纹（41.2厘米），一般碗的底足属枢府瓷的制作。最小盘为24.2厘米，最大52厘米。最大碗40.6厘米，多数在26—30厘米间。

图案多样：最多是莲池鸳鸯，此外鱼藻、束莲、多层次满绘花卉纹、多层次满绘杂宝纹、瓜果竹石芭蕉胖头鱼、莲花双凤、莲池、瓜果竹石芭蕉麒麟、如意头开光花卉、庭院孔雀、如意头开光飞凤、菊花飞凤、莲花菱形开光菊及边饰杂宝纹和中东器

[11] Sumarah Adhyatman, *The Adam Malik Ceramic Collection,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0.

[12]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257 Jakarta, 1990, P65.

[13] Ellen s. Smart, *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or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75-1977, London, 1977.

物基本一致。

2. 黑水城 (Khara-Khoto, 地处中国甘肃西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境处) 是元朝统治下的一个边陲要塞。1368年明洪武后即为元朝的最后国都, 一直到1380年以后即废弃。科兹洛夫于1908年发现此遗址。1909年、1926年又两次前往。所获书籍、钱币、佛画、雕塑外有瓷片2000片左右。其中有500片青花瓷, 现存冬宫博物馆。斯坦因、史文海汀等都先后至此探险, 所获资料、文物现分藏于印度新德里中亚遗迹博物馆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处。有些国外学者把该地说成是西夏遗址, 事实上应该属元代^[14]。黑水城发现的元青花有五百多碎片, 现存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据该馆东方部主任Evgeny Lubo-Lesuichenko的报告^[15], 这批标本中, 大量是碗的碎片, 有的胎较薄。以直径15—20厘米为多, 盘极少, 只有8个标本, 其中一件大盘残片直径达42厘米, 此外有105片属于罐、瓶的碎片, 也有极少量的盏托和小瓶、小罐。从发表的图版看, 在这批标本中以装饰方法论, 只有白地青花, 而没有蓝地留白的装饰, 其中虽也有一小片印花和青花相结合的标本, 但那恐怕是小碗类暗花与青花相结合, 它不同于那类输出中东地区大盘的凸起阳纹印花。图案主要有莲池鸳鸯、莲池图、十字杵、折枝花卉、如意头开花卉、松竹梅、三爪龙纹、飞凤等, 总体看, 与中东的器物有差异, 而整个风貌接近元大都的器类, 这和当时蒙古王朝居住在边陲地区上层人士用器相适应。也有学者认为黑水城大量元青花瓷标本的发现, 是否可以推断, 元代青花瓷运销中东除了海上陶瓷之路外, 可能还有一条由北京出发经过辽宁至黑水城至撒马尔汗至大马士革到叙利亚的陆路通道。

3. 关于埃及除了出土一些完整器外, 福斯坦脱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标本是大量的, 由于手头没有详细的资料, 只是从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发表的图版看^[16], 在装饰上有白地青花, 蓝地留白和压印印花和青花并用的手法, 图案基本上就是中东常见的。

4.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 叙利亚的哈马(HAMA)和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元青花和标本, 同时在红海打捞的沉船上也有元青花标本发现。

5. 关于印度尼西亚元青花瓷标本的出土是大量的, 特别是爪哇岛东部和沙撈越南部为更甚, 但该地区发表的资料比较少, 从已发表的少数资料看, 有蓝地白花龙纹标本, 有蓝地留白, 印花与青花并用的手法。器形方面, 既有中东多见的大盘等器物, 也有中东不见的小瓶小碗、小罐和玉壶春等。在图案方面, 以莲池、莲池鸳鸯、

[14]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the British Museum, 2000.

[15] 《黑水城发现之元代青花瓷》, 台北历史博物馆, 1994年。

[16] 《陶磁的东西交流》, 出光美术馆, 1984年。

如意头开光花卉、杂宝、龙纹并有四爪龙、束莲等为多见^[17]。

四

前二节叙述的全世界元青花瓷完整器收藏及主要标本出土的概况，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看法：

1. 景德镇元青花的生产存在着为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两类不同的品种。总的来说，可能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优质品早于国内市场，特别是那类中东常见而少见国内的大盘、大碗之类的器物。玉壶春、小盘、小碗、高足杯、出戟觚、执壶、盖盒、盏托等等，可能是主要为国内市场所需要，而另一类胎质粗糙、图案简单、青花色泽灰暗的小件香料罐，则又是专为东南亚菲律宾等地所特制。梅瓶、多棱瓶、扁壶、高颈罐、鱼藻罐等这类琢器则是国外、国内市场都曾发现的。

2. 在图案方面看，国外、国内市场的产品也有所不同，主要区别是中东所见大盘的多层次满绘杂宝纹，不见于国内的出土器，而国内市场多见戏曲人物故事图则不见于中东及东南亚的外销品。至于花卉、瓜果竹石及莲池、莲池鸳鸯、鱼藻及走兽和龙、凤纹等则又是国内外市场都见的。但这里也值得特别注意，比较精致绘制的瓜果竹石走兽图及精细的庭院莲池鸳鸯和禽鸟图也不见于国内的出土器物。

3. 在装饰手法上，中东多见的大盘的大面积蓝地留白和白地青花并用技法，在国内器物上比较少见。同样印度及中东器物上多见的阳纹印花与青花并用的技法，也是国内市场器物所少见的。

4. 综合上述各点，事实上，元代青花瓷的高质量的器物是外销瓷，而国内市场的器物的总体质量不如外销中东的器物。

这里有一个先外、后内的过程，我们过去以现存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一对至正十一年瓶作为元青花的典型器，也即所谓的至正型典型元青花。我过去也从至正十一年瓶，新安海底沉船不见元青花瓷和上海至正年间任氏墓群不见元青花为理由，推断景德镇元青花瓷的出现不应该早于14世纪30年代^[18]。现在看来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探索，即运销中东的那批高质量元青花有否可能更早。至于新安海底沉船不见元青花，那是当时高丽、日本市场还没有青花瓷的需求，在日本福井、京都、冲绳与和歌山等地出土的

[17] 《王都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磁片》，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1985年。

[18] 汪庆正《中国陶瓷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索》，《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二期，1983年。

标本也不见中东型的实物，而国内市场则可能在至正年间才开始盛行青花瓷。

托普卡比所藏的元青花共40件，在器形方面主要是大盘、大碗、葫芦瓶、八棱梅瓶、高颈瓶、扁壶、鱼藻罐等大件器，不见玉壶春瓶、僧帽壶、带座梅瓶、觚、炉、小盘、小碗、高足碗、盏托、执壶等小件器。

在装饰手法上，除了白地青花外，有蓝地留白和青花相结合、阳纹印花和青花相结合。

在图案方面，既有国内出土器中少见的通体满绘，以如意云肩纹结合杂宝的精致纹饰，也有竹石瓜果结合走兽的图案和国内少见的庭院莲池鸳鸯和庭院孔雀、庭院双雉等图，同样有国内多见的莲池图、莲池鸳鸯图、龙纹、凤纹和鱼藻图等。但不见国内多见的戏曲人物故事图^[19]。

托普卡比元青花从总体上讲，其图案纹饰和青花色泽的鲜艳程度是可称世界之最。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各件：

1. 蓝地白花麒麟飞雉双凤图菱口大盘（径41.5厘米）。这是传世最大的一件蓝地留白盘，其麒麟飞雉双凤的图案也是仅见的。

故宫博物院、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均有圆口蓝地留白盘，但口径都在16厘米以下，而且图案都是龙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也有这种蓝地留白盘的标本出土，同样是龙纹图案，但只是很小的碎片。

2. 牡丹纹葫芦瓶，高达70厘米。如此大型葫芦瓶是世界仅有的一件。此次在伊斯坦堡所见实物，其青花色泽之鲜艳，堪称绝品。

3. 多棱葫芦瓶二件，其高度均各60.5厘米，是传世最高的。日本掬粹巧艺馆有一件同类器形，高为58.1厘米^[20]。在制作上与其不同处，是伊斯坦堡二件的图案都是整体的，而日本掬粹巧艺馆的一件则是在棱线处断开，因此画面是拼绘的。此外，伊朗阿特别尔寺原藏有一件是残破的，仅存瓶的下半部。

4. 龙纹高颈瓶，其高度为44.5厘米。此类高颈瓶在国内并无发现，目前所能见到与此类似的器物，只有英国剑桥大学博物馆莲池鸳鸯等开光图案的一件。

5. 多棱梅瓶，高40.5厘米。以仰覆开光如意头云纹及菱形开光莲池鸳鸯和竹石瓜果装饰，青花色泽极为鲜艳，此类多棱梅瓶，以国内河北省保定市窖藏出土的一对带盖龙纹梅瓶为最佳。日本松冈美术馆所藏高44.5厘米，图案布局与伊斯坦堡藏

[19] 坂井陆夫《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日本京都，1989年，第86页。

[20]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1985年展览。